

足本
句讀
經義述聞

上海文瑞樓印行

退密署



易上

經義述聞第十二

高鄧王引之

大戴禮記中七十六條

枉者減廢

屢屢

亦不可以忘

視邇所代

其禍將然

三就

顏淵

國一逢有德之君

夫子未知以文也

不憇

禮儀

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

業功

不佚可佚

顯孫

欲善則訛

天道

所親

賜得則願聞之也

自設於隱枯之中

直人

順君

在尤之外

閭昏忽

祗勵

知民之急

殺三苗

其言不貳

陶家

敷土

鮮支

高陽之孫

稱以上士

夫子

泜水

滕氏

吳回氏

于越

參己

跂而望之

通中正

始教

千里

朽木不知

不積

湯

情之道

服汙

良上

尊嚴而絕

情適暢而及乎遠

不可教

致愛

貴賤有序

脫文十六

刑法

論吏德行

法

大史內史

庶虞草

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於皇祖皇考

貸

袁濯浸

大古

地移民在今之世

吁焉其色

可以表儀

與

天德嗣堯

楣機

變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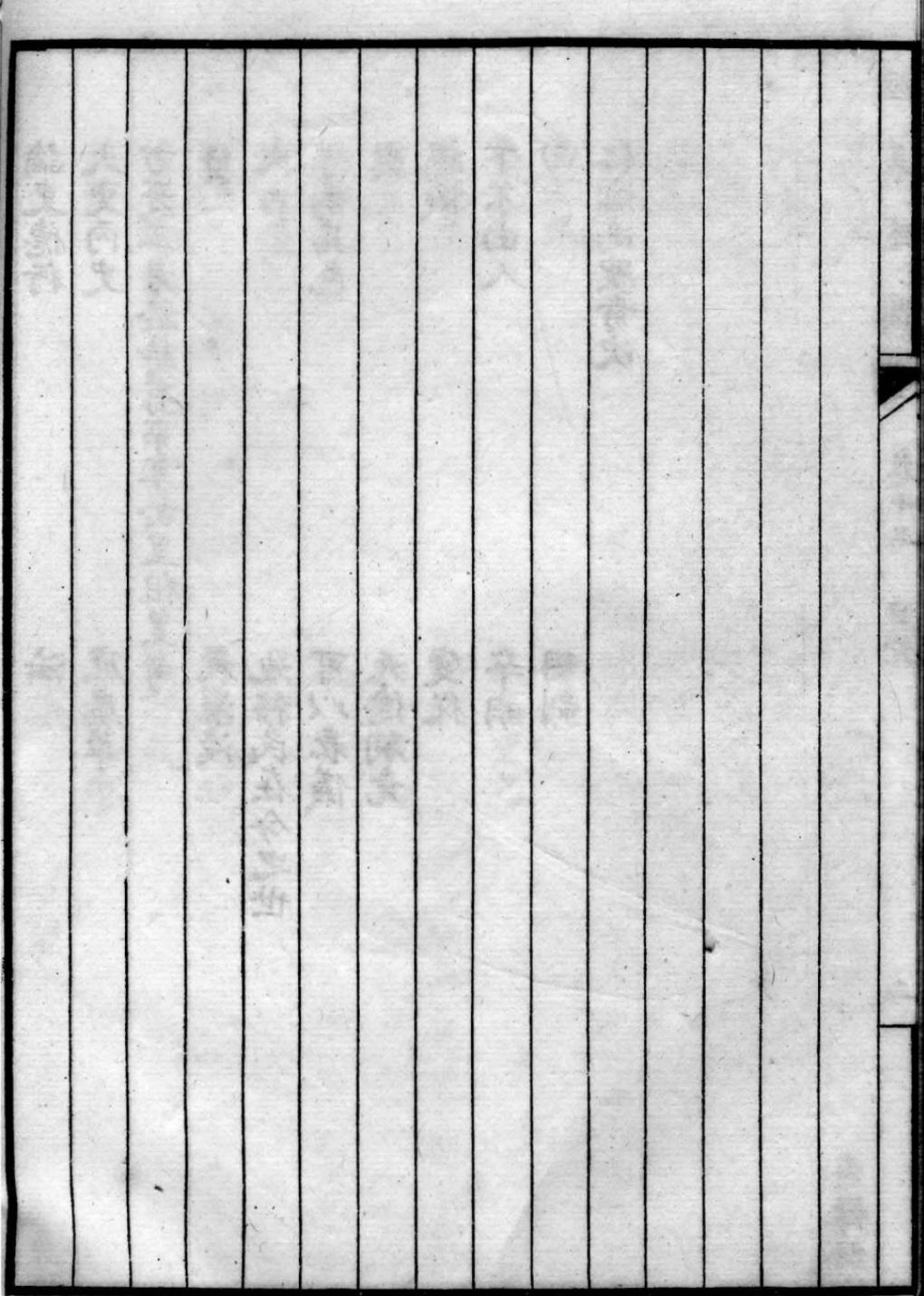
下不由人

卒明

曰

明制

仁者為聖貴次



經義述聞第十二

高郵王引之

大戴禮記中七十六條

枉者減廢

武王踐阼篇。枉者減廢。敬者萬世。家大人曰。減廢本作廢減。後人不通古音故改為減廢以與世字為韻。不知世字古又讀若設。故與減為韻。大雅蕩篇。在夏后之世與揭害曷。若撥為韻。莊子大宗師篇。所以行於世也。與殺為韻。皆其證也。王應麟曰。學記正義。尚書帝命驗。減廢作廢減。是王所見學記正義本作廢減。而今本正義作減廢。則又後人依俗本大戴改之也。唯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帝命驗作廢減。則至今未改。

履屢

於履屢為銘焉。家大人曰。屢卽屢之誤。今本作屢屢者。一本作屢。一本作屨。而後人誤合之耳。下文作屢屢。亦誤。學記正義引此無屢字。

亦不可以忘

席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侧。亦不可以忘。王曰。以忘。一作不志。孔曰。席四銘通為一章。當從志字。方與上悔下代合韻。家大人曰。孔說是矣。而未盡也。此文本作一

反一側。尔俗作爾不可不志。尔武王自謂也。下文見爾前。慮爾後。即其證。

古者爾汝之爾通作

余漢校官碑卑爾熾昌是也

志讀檀弓小子識之之識此承上文安樂必敬云云

後人但作爾而尔字遂廢

而言。言雖一反一侧之間。不可以忘道。此正釋不可不忘之意。後人不達。遂改正文之不志為以忘以從盧注。謬矣。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一引此。志字已誤作忘。唯尔字不誤。鈔本北堂書鈔服飾部二。陳禹謨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引此竝作尔。今本類聚作爾不可不志。

視邇所代

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盧注曰。周監不遠。近在有殷之世。王本邇作爾。陳氏觀樓曰。爾字是也。爾即後鑑銘見爾前慮爾後之爾。乃武王自謂也。爾所代謂殷也。家大人曰。陳說是也。爾即上文尔不可不志之尔。藝文類聚引作爾。太平御覽作尔。今本作邇者。僭字耳。盧以邇為近。失之。

其禍將然

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家大人曰。廣雅曰。然成也。謂其禍將成也。楚辭遠遊。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謂彼將自成也。淮南原道篇。萬物固以自然。以與聖人同。

又何事焉。泰族篇。天地正其道而物自然。皆謂物自成也。

三就

衛將軍文子篇。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家大人曰。蓋三就焉。當作蓋三千就焉。三十。言其多也。故下文云。不得辯知。史記孔子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語即本於此篇。呂氏春秋遇合篇亦云。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今本脫千字。則義不可通。且與下文不相應矣。又案就都謂來就夫子也。而注釋三就云。謂大成次成小成也。則是以就為成就而曲為之說。此注蓋後人所加。案下注先就夫子云云。即指此就字而言。則盧不以就為成就可知。今以就為成。明與下注異義。故知為後人所加。家語弟子行篇作蓋有三千就焉。即襲此篇之文。

顏淵

是顏淵之行也。家大人曰。淵。本作回。盧注。顏回魯人。字子淵。即其證。此篇於諸弟子皆稱名。不稱字。今本作顏淵者。涉注文而誤。家語正作顏回。

國一逢有德之君

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家大人曰。國。當作回。自一逢有德之君以下。皆指顏子而言。非指國而言。則國為回之誤明矣。家語作若逢。

有德之君。亦指顏子而言。

夫子未知以文也

家大人曰。此當作夫子和之以文曰。朱本和之謗作知未宋本謗作未子路好勇。故夫子和之以文。下文引長發之詩。又曰。夫强乎武哉。文不勝其節。此正夫子和之以文之事也。上文云。夫子說之以詩。句法正與此同。盧注節其勇也。正釋和之以文四字。家語作孔子和之以文。王肅曰仲由以文說之以詩。是其證。自下文詩云以下。皆夫子之言。篇內詩者並同盧本作夫子未知以文也而釋之云。此夫子即指仲由。則下文皆不可通矣。

不懃

好學省物而不懃。家大人曰。不字涉上句不忘而衍。省者察也。省物而懃。與好學同意。猶言懃於省物耳。注乃以省為減省之省。而釋之曰。事省則不懃。此曲為之說也。家語作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其證。王曰省錄諸事而能勤

禮儀

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家大人曰。禮儀。本作禮經。此淺學人以中庸改之也。據注云。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則正文本作禮經明矣。本命篇亦云。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漢書藝文志。及禮記正義引春

秋說。竝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薛增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家語同。王注亦與。

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

孔以不學其貌為句。釋曰。不貌為君子。竟其德為句。敦其言為句。釋曰。竟盡也。敦厚也。家大人曰。不學其貌。竟其德。皆義不可通。孔曲為之說非也。不學上有博無二字。而今本脫之。博無不學為句。言其學之博無所不學也。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又天圓一篇。所言皆博學之事。然則曾子未嘗不博學也。竟當恭字之誤也。其貌恭為句。其德敦為句。其言下屬為義。此依家語訂正。

業功

業功不伐。貴位不善。家大人曰。業功。當依家語作美功。字之誤也。

隸書美字或作業

二形相似。墨子上賢篇。美章而惡不生。漢書賈誼傳。一動而五美附。今本美字並譌作業。

美功。與貴位對文。

不佚可佚

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教無告。盧注不釋佚字。引之謹案。佚當讀為快。快輕忽也。可輕忽者不輕忽之。所謂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也。王襄四子講德論。故美玉縕於砾石。凡人視之快焉。李善注引廣倉曰。快忽忘也。說文作訛。云。忘也。快訛。

竝與佚通。論衡別通篇。不肖者輕慢佚忽。

顓孫

是顓孫之行也。家大人曰。顓孫下脫師字。當依注及家語補

欲善則訖。當是如

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訖。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家大人曰。欲善則訖。當為詳。言欲善其事。則慮之必詳。即上文所云先成其慮也。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此以知言之。欲善則詳。欲給則豫。此以行言之。今本詳作訖。乃後人因上句問字而改之。而不知上下之各為一義也。當是如三字。文不成義。如讀為而。是書多以爲而而下有行字而今本脫之。當是而行者。當是事之至而行之。即上文所云及事而用之也。偃也。得之矣。乃總承上五句而言。家語作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是其證。朱氏不知如為而之僭字。又不知如下之有脫文。遂改當是如為當如是失之遠矣。

天道

啟蟄不殺。則天道也。家大人曰。天道上有順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啟蟄天道也。啟蟄不殺。是順天道也。家語正作順天道。

所親

是女所親也。家大人曰：親下有覩字而今本脫之。此荅子貢賜所親覩之語。則亦當有覩字。下文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正對女所親覩而言。若無覩字。則文不成義。此因親覩字形相似而寫者。因脫其一耳。

賜得則願聞之也

家大人曰：當作賜則願得聞之也。今本得字在則願上。則文不成義。永樂大典本作賜得願聞之也。亦非家語省其文。作賜願得聞之。亦以願得連文。

自設於隱括之中

引之謹案。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設字文不成義。盧注能以禮自鞏直也。亦謬誤難曉。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單行。引此設作娛。群書治要引尸子勸學篇曰。孔子曰：自娛於隱括之中。遂伯玉之行也。娛字與小司馬所見本合。蓋作娛者。此記原文也。娛與虞同。家經音義卷三引字詁曰：古文虞今作娛。廣雅虞安也。言自安於隱括之中也。今本作謬。蓋後人用韓詩外傳改之。案韓詩外傳自設於隱括之中。設字當作謬。古虞誤同聲。故外傳僭誤為虞。文王官人篇營之以物。俗書設字作設。與謬相似。而不虞逸周書虞作誤。寫者謬為設耳。

直人

直己而不直人。不直人。盧從劉本作不直於人。孔曰。能曲以下人家大人曰。盧之校。孔之注皆非也。直謂相切直也。見爾雅釋訓。襄七年左傳。正曲為直。杜注曰。正人曲也。呂氏春秋自知篇。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士。高注曰。司主也。直。正也。正其過闕也。舊本司直作司過。乃後人所改。今據高注及淮南主術篇改。漢書東方朔傳曰。以史魚為司直。以上凡言直者。皆謂相切直也。直己而不直人。猶言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謂直於己而曲於人也。劉本作不直於人。非是。羣書治要引戶子亦作直己而不直人家語同。

順君

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晏平仲上當有蓋引之謹案。命即君之命。不得分君與命為二也。順君當為順命。言君有道則順受其命。無道則不受命也。史記晏嬰傳。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橫與仲尼弟子傳索隱單行引大戴記曰。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家語弟子行篇同。王肅注曰。君有道則順從其命。衡。橫也。謂不受其命而隱居也。皆其證矣。今本順命作順君者。涉上文四君字而誤。在尤之外。

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引之謹案。已言不在尤之內。則不須更言在尤之外矣。在尤之外四字。蓋注文之誤入正文者。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單本引此曰。終日言不在悔尤之內。貧而樂也。無在尤之外四字。是其證。家語同。

闇昏忽

五帝德篇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卒業二字有誤。闇昏忽之意不辭。晉字蓋盧注之誤入正文者。此篇盧注全脫。唯晉字在闇忽。不明之意。即上所云隱微之說也。上世之事。遠而難明。故言闇忽。楊雄劇秦美新曰。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闇忽二字本此。吳越春秋夫差内傳闇忽塙中。臨於深井。家語正作闇忽之意。

祗勵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勵。祗勵。史記五帝紀索隱引作砥礪。而朱本孔本皆從之。家大人曰。祗勵。本作祗屬。祗敬也。言四海之外。莫不敬屬。猶皋陶謨言。敢不敬應也。此文言莫不祗屬。下文言莫不從順。莫不說夷。莫不賓服。皆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之謂。無取於砥礪也。動靜之物。大小之神。又不得言砥礪也。蓋屬屬字形相似。因謨而為屬。今之俗書。又屬。故開元占經龍魚蟲蛇占引大戴作祗屬。而後人遂改祗屬為砥礪。謬

矣。自小司馬所見本已作砥礪。而孔又為之說曰。砥礪。喻平均也。其失也鑿矣。史記作砥屬。家語作底屬。王肅曰底平也。四皆平而來服屬之也。雖砥底與祗異文。而下一字皆作屬。且屬與木為韻。此篇文多用韻。下文莫不說夷亦與夷回為韻。若作屬勵礪。則皆失其韻矣。

知民之急

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知民之急。元明本及史記五帝紀竝同。宋本急作憲。朱本改急為隱。孔氏補注曰。憲痛也。讀如勤恤民隱之隱。引之謹案。元明本從史記作急。是也。宋本作憲。即急字之謬。或改急為隱。或即以憲為隱字。皆非也。急與服為韻。急於古音屬緝部。服讀如匍匐之匍。於古音屬職飭服職。國為韻。爾雅釋訓。愈退急也。與極德直力。服急。毒惑食告。則愚職鞠為韻。亦猶知民之急。與服為韻也。又井九三可用汲。與食惻福為韻。大雅思齊篇。不諫亦入。與式為韻。檀弓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與得息為韻。管子形勢篇。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載讀若則。淮南兵畧篇。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漢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甯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此皆職緝二部相通之證。若作憲。則失其韻矣。上文以靈名身為韻。易象彖繫辭文言。及楚辭諸子多以真庚二部通用。遠微為韻。說文遠從袁聲。袁從口聲。口讀若圓。則遠字亦可讀若圓。上文以知遠與微為韻。猶幽風東山之我徂東山與歸為韻。小雅谷風之思我小怨與菟葵為韻。此以元脂二部通用也。下文以用送為韻。誨事為韻。郁疑為韻。時士為韻。馬下為韻。則此文亦以急服為韻可知。家語襲用此篇之文。而改知民之急為知民。

所急則原文本是急字又可知

殺三苗

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孔曰：殺。寘字之誤。古文尚書曰：寘三苗寘之言竄也。家大人曰：孔說非也。殺非殺戮之殺，乃棄之借字。謂放流之也。字亦通作蔡。說文：棄，撣棄散之也。從米殺聲。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曰：蔡放也。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寘，讀若虞書寘三苗之寘。今書作竄字。林竄七外反。與寘同音。見正寘竄棄殺蔡五字聲近而義同，皆謂放流之也。然則殺三苗即竄三苗，故孟子萬章篇亦云：殺三苗于三危，非寘字之誤。

其言不貳 執事無貳 邦國之貳

五帝德篇：其言不貳。四代篇：執事無貳。朝事篇：殷眺以成邦國之貳。成字義不可
通當依周官改作除。典瑞云：以除慝是也。孔曰：成平也。引周官：凡有闕怒者成之。此曲為之說。家大人曰：貳皆貳之謠。貳音他得反。即忒之假借字也。其言不貳家語：五帝德篇：貳作忒。若非貳字不得與忒通。執事無貳楊簡先聖大訓本：貳作貸。貸與貳同。若非貳字不得有作貸之本。邦國之貳周官：大行人貳作慝。慝與貳同聲。若非貳字亦不得與慝通。書傳：貳字多謠作貳。見

詩其儀不忒禮記宿離不貸下。

陶家

陶家事親盧從屠本改陶家為陶漁孔改家為稼云從御覽引改_{皇六}家大人曰家即稼字也大雅桑柔篇好是稼穡釋文稼作家是其證鈔本御覽引此正作家與各本同刻本作稼此後人以意改屠本陶家作陶漁此依家語改皆不可從

敷土

使禹敷土引之謹案敷本作傅此後人依禹貢改之也作敷土者古文尚書作傅土者今文尚書也說見段氏古尚書誤異大戴與今文同故作傅土史記夏本紀作傅土索隱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是其證荀子成相篇及周官大司樂注亦作傅土

鮮支長

南撫交趾大教鮮支渠陵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島夷羽民家大人曰鮮支上有西字而今本脫之鮮支渠陵氐羌皆西戎也若無西字則上與交趾大教連文矣孔曰鮮支渠陵禹貢所云析支渠揆者也此西方所撫國名不言西者書大傳曰西方者鮮方也言鮮支則西已見案此曲說也鮮字既讀為析支之析矣豈得